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唐昌世興公叅閱

大泌山房稿

疏

李維楨

覆議召新番中馬

代

番馬

爲申議茶馬事宜以正國體以明官守事近接邸報
見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堂叅劾兵部尚書王崇古衰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番馬

平露堂

遲驕躁不堪本兵及稱遼東巡撫張學顏疏終若爲將來求和戎之利而言又謂前據守巡洮岷等道呈稱外夷生番虜去人口質當告要每歲納馬三十匹許其和好謂守巡洮岷等道轉呈之心卽遼東將士覬倖之故智也再乞勅下該部議覆諭令各邊當事諸臣各守本等職業務以戰守爲永圖勿以和戎爲得策等因夫巡按御史之設以稽察奸弊糾正官邪爲事有言責而無官守至于軍屯鹽馬等差專設一御史監臨者則與巡按稍有不同其奉命督理川陝

茶法馬政。凡兵馬錢糧。戰守修築。邊情虜警。非其職業所關。一切付之不問。至于招商報中。嚴禁私販。點視孳牧。賞罰殿最。招撫番族。以茶易馬。皆其之職業。領有專勅。諸司不得干預。故向日督撫諸臣。許于西海與虜暫開茶市。而先任巡茶御史傅某。極言其不可。部臣深以爲然。皇上明旨特從。停罷。蓋以爲此巡茶御史之職業。其慮議必審。聞見必真。故也。今羶藏族告投納馬。正其職業所在。某親按洮州。見其誠懇。卽欲許之。以爲未奉上命。不敢自專。故具疏以聞。

蓋舊時西寧洮河三處各番中馬皆有定額其後版
服不常強弱易勢有昔爲熟番今爲生番者有昔中

馬多今少者有昔中馬少今多者當事諸臣欲取益

可爲熟番正當以中茶馬席之此得一執守故

馬數于新附之番權宜亦准中納國初中馬之番給

額也

以金牌今十不存其二三而新附者衆矣嘉靖二十

八年御史劉崧請給各新附番族勘合管束部落截

然整齊勘合者所以補金牌之缺而領勘合諸番其

番夷種類特盛時喪

初納附時事情形狀卽若今日之羶藏族也但自劉

時分時合時派時附共情形不同

崧至今已三十年消長不一而領勘合者又不足憑

矣。某俟羶藏納馬奉有俞旨之後，欲將中馬者，無論舊服新附，根究始末，亦如劉崙所請，給以勘合，使如招中皆出朝廷，而憲臣不得以自便投納，必須勘合而諸番不得以私懇。今雖納馬後，有二心者，得執勘合以責問之，輕則罰治，重則勦除，庶強番有所約束，而弱番昔領金牌，今衰微不振，不能入中國納馬者，亦無怨言。上以尊國體，而於夷情亦順；下以明官守，而于行事亦便。此所以盡職業，無負任使之意也。

其招中事體與互市事體

互市中番旗與北虜互市不同互市中與光明正大萬分不同，即古

宋人扣成亦不同卷之一而案而言之
人和戎之說未可竝日而談則廟堂之上所洞見者
不必贅言也。

書

階州斬崖及隴右邊情

階隴邊情

階州斬崖之說其向不知顛末昨入階州其遠者如
黃鹿等壩皆未及至惟近州南山一帶聞見略真南
山去州十餘里所隔一河耳聞之國初南山南北皆
是民田南山之南熟番也熟番之南生番也百姓以
熟番爲藩籬採樵耕牧無所畏忌其後生番蠶食熟

番熟番反在外。生番反在內。至于今則熟番入貢者。皆用錢買路。不惟南山之南。非我所有。而南山之北。生番得其大半矣。其山高大可數十里。山腰以下。皆有種民田。居人或數十家。或百家。或三五家住。坐謂之一堡。稍上山脊。則怪石巉巖。深林蔚鬱。而番出沒其中矣。此一山也。我與番共之。番所據者險地也。我所據者平地也。番寇我自上而下。其勢易。我攻番自下而上。其勢難。生番甚貧。非虜掠無以爲生。吾民田在此。宅在此。族聚于此。徭賦出于此。寧能舍其世業。

而不耕乎。耕矣能棄之不獲乎。南山之木既多且近。一州薪爨取給焉。樵者能不以斧斤入乎。各番日夜藏林中窺伺。俟我有耕樵者卽虜而去。其意無他。望我之取贖也。久而不贖。或役使之而不服。或兩相格鬪。彼始殺我民耳。番之所欲者險。而我所必耕必樵之地。與險爲鄰。番之所欲者劫掠。而我所往耕往樵之民。適中其欲。故寇盜之事。無日無之。此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也。夫斬崖之說。非卽蘭靖間所謂剗偏坡者乎。靖虜所剗偏坡。其嘗見之矣。偏坡皆土也。間

有石碎石耳。而修工者尚不能盡善。今階州之山在

民者土也。在番者石也。平土之工。與斬石之工。其難

易不待較而自明。此所當議者一也。夫斬崖者。使斬

山南之崖。番不得上。則可。今斬山北之崖。我不得上

矣。番猶能下也。番弓皆伐山木爲之。以麻爲弦。長六

七尺。下山則安弦以射。上山則解弦爲杖。足以踰躑

爲靴。不畏荆棘。不懼磕損。騰躍而上。瞬息可至。雖猿

猴升木。不是過也。以吾之不能上。而即禁彼之不能

下。竊以爲未然。縱彼不下矣。礮石滾木。自上投下。耕

者樵者。何以禦之。此所當議者一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得地險也。使番在平地。易與耳。彼險而我易。雖有良馬勇士。攀緣仰攻。未有不胼足而喘息者。故一番之力。倍我軍百人。我聚千人。斬崖矣。彼以數十人。下礮石滾木。或自上而射。我兵將與之鬪乎。將不與之鬪乎。或撤東路之兵。以禦番。而使西路之兵。專力于斬崖。則東路之番。又以何兵爲衛也。階州之兵。與秦禮新調兵。不過三千餘人。固原家丁。不過數百人。可足用乎。此所當議者一也。某書生不解事。以爲階

州見在兵馬分各堡寨防守似不當別遣必欲斬崖
宜再以他衛軍充補姑以三千計之以其半執兵器
防番以其半焚林伐石使番不得在南山之巔然後
築墩臺設柵砦凡我守望軍士俱住絕頂則我處其
上番處其下我易于俯視而彼難于仰高久之將各
居民宅舍漸移置其上成聚成都地有常險人有固
志或者其可乎然非假以歲月大破常格不可也番
在高山深林我之動靜纖毫畢見而我以兩三人入
山入林探哨故聲息未得而哨者多被掠殺矣然探

哨必不可無者。文縣有番官番軍。其數甚多。以番伺番。則情易得。以番制番。則勢最便。西固城亦有番軍二名。惟階州無之。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是在洮岷道與階文叅將計處招徠耳。階州軍士屯田皆在成縣。徽州遠者四五百里。地既肥腴。生齒繁盛。有一姓而數百竈者。某所經歷。所屬地方。未有富庶。若此。欲其舍樂土而趨危地。不可得矣。故階州之軍多貧者。弱者皆富者。強者所雇倩也。所入既富。又無大徭賦以苦之。自成縣至階州三百里。沿途軍十之七。民十之

三。中火止宿皆軍地也。供應人役所用寸薪粒米。彼皆高價留難。呼之則閉門不納。捕之則後門上山投石飛瓦。幾將州吏目傷生。此輩驕玩。不知官法久矣。某以爲階州之軍。不必倚固原。不必借秦禮。但清勾餘丁。可得壯士數千。厚其月糧。使之樂從。驗其年貌。使不得私相更易。是在一賢將官耳。民田近番。而軍屯在腹裏。民被掠者無罪。而罪歸于軍。軍固不能禁民之出境外也。若以民田改爲軍屯。或改民籍爲軍籍。似亦可行。聞民糧軍糧民丁軍丁之數。多寡頗不

相遠亦嘗訊問卽以士者之民充軍伍是爲官民之所便之近番居民有願爲軍者益旣遂彼安土重遷之心而又月有軍餉以濟之利之所在人自趨赴以上數事必巡道叅將知州三人同心協力而又久任以責其成方可行也又階州叅將不必設當改隴右分巡僉事住階州蓋洮岷道住岷州去階州四百緩急不相濟若階州有分巡則專且便矣今四分巡皆有邊而隴右分巡獨無其所駐秦州秦州內地非邊也若謂清水長寧在關山之麓恐有盜賊非階州所可遙制則移關西道于隴州住可也至于洮

岷道宜令節制河州。河州麻山關等處與洮岷聲勢相倚。真所謂唇齒輔車。卽近日番變。彼此互相推誘。可監也。太抵隴右地方。河州洮岷階文皆番靖虜。蘭州皆虜。則各分巡道亦宜因其勢而分隸焉。至于彼此應援。又非常例可拘也。固原摠兵以防秋爲重。番夷事情。欲其布置聯絡。覺亦未便宜改洮岷叅將爲總兵。其兵馬卽如叅將之數不必增加。但令蘭靖河階四叅將聽其節制調度亦可。若設副兵則多不帶。府衛叅將不相下。且各處之番以各處軍禦之。自可。

足用。調兵合勦。乃是希有之事。蘭靖虜情重大。今納款無事。有如萬一。改盟彼二處者。合兵攻守。歲以爲常者也。洮岷總兵與固原總兵。事權旣分。或反生規避矣。不然則洮岷總兵止轄河州。洮岷階文專主于禦番可也。又河州靖虜岷州洮州。若設叅將守備之處。皆有監收撫民同知通判等官。階文似不可無。階文二州縣設在萬山中。地延袤千里。四至或鄰番人。或接四川。止一知州吏目。知縣典史。典史又三年不補。宜于階州增設州同知一員。專管民糧。并監收錢。

懼清軍管屯文縣設縣丞一員其職守與州同知同
西固城則原有吏目但久未補已移文洮岷道及階
文州縣官議矣意見不一利害不等不敢妄啓今蒙
下問率略具白、

策

武職策

武職

問昔我二祖之定天下也念所與共事諸臣賞延
千世高者爲公侯下不失百夫長則今衛所官是已
天下旣平戢戈橐矢功臣之裔忘其本業多異懷縮

胸甚至不能引弓，其尤無良者，薦紳之士，蓋稱焉。計歲所食祿，無慮數十萬，若委諸壑耳。大都其弊有二，所以處之失其宜者，有八識者，固嘗策之，而卒未能得堅決也。自昔奮起世胄，不墮家聲者，非夫人之子，與關以西四鎮，北絀于胡，而西孽羌，脫有緩急，何賴焉。今欲令諸武臣皆可用，無坐糜國儲，而又不失二祖推恩意指，將何道而可。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是也。勢極重而不可反者，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揆其不可反之勢，而欲存

其亡實之名雖有知者亦莫如之何也矣。人之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已氏也。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方且厭之。而欲令操矢石犯霜露。踐必不可測之途乎。蓋其弊有二。而其所弊有八。三代而上。民與兵爲一。三代而下。兵與民爲二。衛所者非兵所從出乎。

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于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二百十人爲千戶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按圖而索之。天下爲衛者四百九十有奇。爲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群牧番夷土

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豈盡水旱征戍移徙絕滅哉。衛所官腹之也。官世其爵。軍世屬于官。視爲奇貨。然日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無聊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絕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齧齧之。民以清軍爲擾。而彼以逋軍爲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寇至必借兵于外。于是有新軍。于是有鄉兵。而故額十不得二三。夫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君從苦。擇上腴田以爲屯。俾爲世

初軍士所分地亦

業木得盡腴故業千社或不能廣千社以迄千富商大賈猶得墾其餘畝以益易粟塞上之庾常

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淆漫漶故老所傳青山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爲烏有無可考鏡姦利萬狀卽巧曆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爲不可控揣之物仰屋歎矣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克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十百于屯之所出矣然軍貧不能各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者猶衆也夫使兵無食

其弊一也。琴瑟之弊也。必更而絃之。乃可鼓也。今日擊武臣之弊者。其亦善所以更之乎。愚以爲開國靖難之功。當議也。何也。夫始從二祖定天下。有大勳勞者。固已爲公侯。世奉朝請。而此輩多其麾下士耳。非有理外奇舉。身攻城略地。閱功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十世矣。無乃爲泰乎。卽以爲勝國時。豪傑四起。蠡涌烏合。而不能散。二祖得其指。名魁宿以爲用。而縻之以纓組。養之以奉稍。寵之以世及。以耗磨其雄心。繩約其爪距。慮至深也。今天下之平。

又矣。又何患乎。卽以爲二祖功在萬世。諸攀鱗附

前代三公以無後絕

翼者。當爲世臣。不宜輒捐棄。忘所本始。然世錄其適

封者多矣。惟我朝族屬無倫親疎皆得敘封

子孫可矣。兄終弟及。猶子疏屬。是不可已乎。愚又以

爲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

拜爵是矣。彼故爲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吏習詩

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擐甲胄。躍馬提戈

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爲。悍將債帥。奪其部卒

之首虜。而畀其子壻。累功併叙。疏爵而貴之。曾不數

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

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置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情，婦鹵掠其一二旄倪，衛霍之諸校固恥談之，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強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敵戰，則當爲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與尸曰忠也。爲進爵一級以貶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机宜，或北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善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傲惠。

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嫠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與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無以勵死綏。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于人情乎。愚又以爲比試之法當嚴也。何也。農服前人之畝。畝商循累代之計筭。工用高曾之規矩。先世以馬上得之。而不事其事。祿養之。謂何。則有比試法。曰

之詳矣

霍文敏公論

一試二試不中者罷歸。三試不中者編爲卒伍。少者

授其職。令得食祿之半。約期而試。試而三失期者罰。

其祿試不中而授職以歿者罰其子彼自虞其試不
中寧失期耳。寧罰其子耳。能甘爲卒伍乎。今之失期
者多矣。其食祿如故也。手不執弓矢耳。不閑鉞角。目
不應旌節。身與妻孥廢公家之粟。而或虐用其下人。
不亦悖哉。諸不中式試不如期者。所司當更嚴其科
禁。毋使得脫。已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合食祿者。斷
自某歲始。悉奪入官。捷捉姦。目法不應爾耶。愚又以
爲懲戒之典當實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
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襁

其職而家食。薦賄者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束而詣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或冒禮爲譽。濃湊有姦狀矣。或豪植而儻伎。尋曠林之戈矣。或上劇溫養。反脣而詬諄矣。是四者以爲誣耶。奈何入人以難忍之過也。以爲實耶。不宜置不問也。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度閣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人耳。何飭也。彼其視上之督過。曾無毫髦損。而何以爲辱。今甲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頌繫毋輒逮。而武臣遂輕犯法。

犯者衆。法臣以爲是將不勝其劾。而時翫法以從事。文吏郎以下得逮問。比儼其制。自某官以下著爲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如四事廉實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爲勞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裏分。而勞者日奔命于荒徼。燻蠶或不克。果然之腹。或者不識行陣爲何物。靡衣媮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略同。而子孫受享何懸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戍重鎮。誠做其意而行之。內地材官。簡其臬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

此亦空言耳

阨塞。明號令。部署戰鬪之事。無驕而惰。媿其久暴露。行閒者。以時番休。無使觖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貫習之乎。愚又以爲教肄之術。當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惟魯少文。比比而是。烏視所謂金板六發哉。有故而推轂之。何異毆市人而使之戰。今法勿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今武學生奉旨選擇。教育已行。干矣。然或行或不行。又亦行者亦具。文未見。故舞。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振作也。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者。大司馬以多寡。

爲殿最。論次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
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枯鏃則竹箭利。礮琢則圭璧潤。
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愚又以爲武科之制當廣
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
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位大
帥者矣。劇孟洛陽俠也。朱克融河北豪也。措足爲一
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間。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謀推擇
河北五路之民。沉鷲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拔之選。
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超踰羽

林亭樓以試弁爲期門擊劔闢槊彈丸連弩風角占
測之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甄
叙之乎。愚又以爲屬馭之體當優也。何也。文吏以口
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以爲國扞圍。非武臣誰可
與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其右。故所等
夷。今皆不得方駕。而以陪後乘爲休寵。重臣受璽書
專制一方。武臣不奉職。得先青問。大吏交相爲効。而
體貌日衰。文罔日密。詈譁而榜笞之矣。捽胡而繫縲
之甚。且錮之銀鑕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于其

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飭廉隅。謗且隨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彼懲于得謗。而溺于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昂感槩。一當百耳。安用此握齟苛禮爲哉。夫使強執爲柔靡。而飭言貌以婦人。冒詢干進者。必此矣。自今有以非禮事其上。上以非禮責望者。試一創之。可乎。楚王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夫非作士氣之一道哉。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敝也。識者固嘗謀之。謀者亦嘗言之。而或格不行。行或鹵莽滅裂。苟欲以埋之責而已。

使勞臣猛將之後，沉淪于燕僻而墜其先緒。凋儻現
瑋之雄，砥節養名之士。漸于舊染而寢其夙志，貪饕
險詖之儔。處脂膏自潤，而墮軍實。憤耗駑怯之夫，無
所比數。徒取充位，而蠹瘡廩。上無濟于國事，而下資
薦紳之詬病。是獨諸武臣之過哉。處置失宜，而世祿
世官不足爲勸也。

記

新修耶陽撫治都察院記

代

耶陽撫治

昔者先王畫九州之野，設五行之官，占考躔次，順若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耶陽撫治

七

平露堂

時序以授民事而共王職使無有沴戾阨孽協氣橫
流而景福盼嚮蓋天人之際若響荅桴矣左氏稱晉
士弱之言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味爲鶉
火心爲大火各有分野不相及也而黃石公又言熒
惑火之精其象爲御史大夫中丞主禁令刑罰收捕
糾正何其說之詳也楚之分星爲鶉尾而郎陽近在
楚封內御史中丞駐節其中所部宛鄧汝漢閔河諸
郡邑大氏無慮數十而中丞署獨在郎不移徙歲其
某守吏不戒化爲煨燼維時中丞汪公初視事至罷

然曰是何祥也。不佞奉職無狀，無非稅罪。于是使祝史解祠避舍。至于襄僑居焉。已乃程材鳩工，祓飾其所。而公業已遷。會今中丞凌公繼之，踰年落成。始屬余爲之記。余嘗討國家故實，在天順間，歲惡不入四方之民，蕩析糊口。而鄖實爲逋逃藪。山谷阨塞，林箐蒙翳。旣贅聚不可禁，又無所受。要束賄黠桀者，自推擇爲雄長。而劉千斤乘之而起，有衆數十萬。遂僭號僞，置諸官屬。我是以有白圭之師。師以捷聞，而善後之策未講。諸負固不服者，無解已時。我是以有項忠

項襄毅相撫流民時垣中亦有明其多殺賊者項

之師。忠所誅戮。適成公上疏力辨。今視此。犯意者。當時之議。不盡極耶。凡萬餘人。復盡驅其無名數者。

累重難徙。道殣相望。往往止營。更思爲亂。然後采大

宗伯周弘謨。都御史李賓言。以中丞原傑往撫之。令

民各占其土爲業。而闢其徭賦。爲置諸郡縣吏材官

騎士。相錯而治。由是撫治有專官。而中丞署所從起

矣。書曰。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彼其初召

輯保伍。可仗箠使耳。而至于尋干戈。暴骸中野。則謀

國者計左也。國家又安二百年。卽人得蒙其故業。以

相生聚。而橋度吏或從而齟齬之。中丞尊官。務舒緩

養名介冑之士。寢尋不習兵革。以故。迺者自徒流冗。剽放漸興。甚者至殺長吏。竊府藏以去。亡匿險阻間。莫敢誰何。假設周李諸君而在。豈不爲寒心哉。余聞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猶嚴父之明誠也。五行圖緯之書。卽余不甚解。然陰陽之旨。莫善乎易。易曰。澤中有火。革之象也。物窮則革。鑽燧生于茹毛。上棟生于營窟。質敝必文。政猛必寬。所由來遠矣。往項白二公所重在兵。兵窮矣。革而爲撫。今自度所爲撫之具。與原公時。有以異乎。天其或者弔卹之民而示

之象以丁寧夫吏茲土者未可知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原中丞之政諸大夫所可考見也華今之所以敝而倣昔之所以治無爲戎首則庶乎其克謹天戒而福滋至矣苟欲鄣塞前過角無用之虛文以未殺災異滿譎誣天余安能知之抑余又有言官寺譬傳舍也耶之有中丞署自原公始署且燬而耶人尸祝公者終今以來不改諸大夫所欲繼原公之業者其在此乎其在彼乎余不敏爲記其大者以諗之若大堂寢廡館庖廩廐馮之制畚耒搏埴剗劓優亞

之工錢穀出納時日方位之宜具在碑陰茲不書

序

九邊輯略序

九邊

四夷北虜最驚中國與虜鄰自遼左迄嘉峪可萬里
設重臣重兵鎮之爲西北九邊若楚辭九歌寶十一
章云畿輔則薊遼昌平而保定不與焉秦晉則宣府
大同三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固原今析置臨洮故
備虜十九備番十一而虜頃圍奪番不已備虜遂與
備番等虜勢遞有強弱我兵因之自余所識西莫弱

于甘肅而以數中虜耐戰。寢強。開拓松山厥功非細。東莫強于遼。而以數中虜寢弱。倭蹂躪朝鮮。震于其鄰。難未歇也。建州屬夷日懷異心。談者吐舌變色。而勝筭卒未之有。燕安鳩毒庸可懷乎。昔許恭襄嘗爲九邊圖論。去之可百年。情形轉易。而穆皇欵虜以來。邊鎮因革損益。彌非舊矣。觀察陳以介父守司馬尚書郎十年。制禦四夷。悉中窾會。所著九邊輯略。于北虜種類部曲。多寡悍怯。地勢要害。我兵戰守之宜。討求規畫。尤爲詳審。旣居職方。羽書雜遝。膠葛應之。

如流照之如燭，迨臣得申其志，盡其用，虜帖耳受羈縻，武節焱逝于斯焉。出，豈掩于衆人之口，而以冥冥決事哉。論最當遷九列，自請補外，忝藩荆楚，未幾謝病屏居里中，終二星有奇，聽鼓鼙鐘磬之聲，未嘗不思及將帥封疆也。會起家備兵岢嵐，于晉三閩稱當路塞，而我兵與原情形，距爲郎時，復有差互，乃以耳目新知，忝諸舊聞，事從其方，隸之以說得失之林，如數一二，余書生不習兵，而兩宦于晉，四宦于秦，周旋鞭弭橐鞬間，淹歷歲時，三復此書，恍若舊遊，夫聚米

者虜在目中借箸者勝指掌上輯略可相編矣其論

此段重言六勞輕言建夷蓋二十年以前事也

安邊第一義在治兵絕款乘虜王嗣封未定諸酋蓄

疑啓釁以夷攻夷機不可失簡練梟騎三萬統以名

將分爲十營戰守惟吾所用可保數十年無事是說

也豈惟晉三閔之利爲諸邊計久安亦寧逾此設誠

而致行之以聲罪建州恢復河套平定板升何難之

有苦于無人苦于無食蓋不勝其慨歎焉孟氏不云

乎此其大略也若夫潤色之在君與子矣謀國者慎

無使以介之略猶孟氏之略託諸空言也

贈督府少司馬鄭公序

經畧

夫國家所患苦中外竭蹶從事者非虜耶所託重而恃力爲國金湯者非薊遼宜大陝西三督府耶大同

非虜王巢穴耶東遼左而西嘉峪且萬里

延鎮居秦晉諸

介

其中處置失宜則挑釁于宜大武衛不奮則貽禍于

邊之

甘寧而時事有可隱憂者諸邊虜受款三十餘年延

緩虜以我數搗巢十年不款一旦以款請請而不時

至至秋乃叩關有挾而求其控制難矣套虜上失兔

爲主而莫能自主諸部漫無統紀起伏不恒而莊禿

賴最桀驁。眾視以翕張。東接山西偏頭關。剪牙氣陰陽。押闔鐵雷諸酋。土牧延綏。而與寧夏為市。著宰諸酋失松山。未嘗一日忘甘肅。甘肅有警。我寧晏然。其調濟難矣。東勝失而守河。復棄河而守牆。虜款以來。春築無虛歲。牆高廣倍舊。然牆外胡沙積與城等。延

扒情沙

以茶司馬為之。操時曾一

緩三路一千二百里而遠。空鎮卒以登陴。不足十三。其守禦難矣。卒餉以四季給。歲率後一季。所以供虜款市財三萬餘金。較他鎮不能半。其經費難矣。公蒞鎮而虜乞款。遠示之款以釋其疑。更示之不必款以

挫其謀，欵定而市，未市不爲招致也。已市不爲導送也。市有賞，套酋之長爲優，諸酋不得竝也。賞欵以始事爲優，他歲不得沿也。虜有名數，非上聞者不得與也。貨有程量，不得益也。裁之以義，諭之以信，行之以公，持之以果，震之以勇，虜唯唯受命無譁者。酋炒忽兒七人，恥不與套長之賞，犯我孤山，公命將擊之。殪其愛子，俘獲無算，火落亦復盜我寧塞。公命將詰之，生縛其部落百餘人，而皆以戎索九九受罰。故事，罰九九者，第取虛名，而公必以實虜唯唯受命。會虜王

病力。聲言西行迎小活佛。諸虜蠢動。覩得志諸番。如
俺荅時。公令諸酋毋得從王。諸酋走告公。酋安得與
王抗。然必不敢蹂躪內地。以膏公蕭斧。王卽來者。請
以酋妾。妾子女付公。其嚴憚誠服如此。延綏將士故
敢戰。而公益勤肄之。豐犒之。氣奮十倍。無不欲大創
虜自効。公曰。誠知若曹餘勇可賈。顧諸邊虜將爲日
實。吾力安能得之。諸邊虜偵知狀。是以款市奉公。要
束。而松山虜懼公躡其後。虜王亦虞風馬牛涉公之
界。不果西。此公功之大略也。豈延綏專承之。蓋諸邊

實陰受其賜。夫延綏虜猶知有王。而中丞事多取裁督府。今公爲督府。居宣大當虜王專制闕以外。唯所欲爲。其必玩弄虜掌股之上無疑矣。宣大寧則薊遼可釋甲執冰而踞。而又何憂于陝四鎮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督府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七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楊 彝子常參閱

宋都諫奏疏

疏

宋一韓

撫鎮弃地陷虜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疏

請勘遼
東弃地

臣惟 朝廷封疆守土爲重所貴撫鎮者上之出奇

毳幕、樹開地之鴻、伐次之申、畫郊圻、修保塞之常業、如是而已矣。遼左當倭虜交訌之後、礦稅繁興之日、譬之疋羸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爲有益三戶半族、未必無補、而况化甌脫爲膏腴、任游閒以耒耜、家自爲餉、人自爲兵、豈非古人徙民實新秦、屯田困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弃地、嚼虜如遼東、候代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之爲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始籍籍起、臣旣有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東界、發陽、清河、鎮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爲隣、其羣小

沃野俱爲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斬驅夷虜，開招寬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來，建夷不敢西牧，而東偏救寧。以此新疆爲之限也。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當虜冲，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等年，劉可久、杜雲登等告種云：頭迤裏沙松派、剪子河、喇泊等處，王得功、陳仲庫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批委分守道及叅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約三千石，寬奠

鎮江清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年來種住益多。生齒漸繁。大數大約以千萬計。而籬落相次。雞犬相聞。柵寨器械扞禦之具。蓋亦胥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爲事。專委廢將韓宗功。而宗功實成梁子婿。納建酋重賄。凡種地之家。槩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土。吳大受等一言。輒論徒而斃死。於是室房積聚。焚略一空。膏腴復爲甌脫。而失業之民。往

徃有逃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覘也。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三十四年奉旨論功。賚有差。而楫與成梁則加官廕子矣。夫以孤懸之鎮。生聚廖落。一旦得此數萬通逃之衆。以充戶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消萌杜衅。則四千島民不爲多。十萬板升不爲強。勲業豈不誠爛焉。賸炙人口哉。卽功懋懋賞。何足異也。奈何我之招撫甫定。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貢頓阻。蟒幣增矣。家子舊賞五百金。何名。馬市挾矣。家

賠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益殫，虜氣益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爲招撫，陰爲驅逐。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饜封豕長蛇之欲也。且不獨此耳。駿陽河順未經起科田土，我之舊疆也。虜旣不貢，仍每家攤派糧銀徵解。定遼前庫按時克賞以爲常。夫建夷野居肉食，得地不能耕種，又爲徵租支給，則是虜爲地主。我爲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尤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有。未有如趙楫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餌宋也。初猶歸地爲

好逮其勢難嚮邇。割三鎮。割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鑒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議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朝議紛紜。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暗議增價割地。以幾幸不來。亦何愚甚也。楫誤成梁耶。成梁誤楫耶。抑二臣倒行逆施于日暮之年。交相悞耶。獨怪前人拓地。後人弃焉。前人不過金帛。趙楫乃叨陞。賸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封拜。其失之也。以世官。

尤可異也。彼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口，稅謀足以熒惑都人士之聽，而能幻其跡，卽督撫按同事之臣，間有不及察者，無論好名畏禍者，付之

開之高淮在遼鎮，稱李寧遠

罔聞，卽下賴如高淮，挾得銀五萬兩，敝舌雖存，而終

爲義父，則安肯糾衆共事耶

不敢爲攘羊證，他可知也。淮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

胆已落，茲見事體漸露，復借他事以伏弊端，將誰欺欺天乎？臣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遼左三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請罪，合行勘明，議處伏乞救下部

熊芝翁

院，將臣所論趙楫、李成、梁弃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

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也是否軍

法遠勘詳并地對正疆界仰

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克賞者是否舊日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卽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雲頭鴉鶻等處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設處令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安隴事情

臣等惟王者御夷，太上信義服之，其次威力制之，人臣謀國，姑息太過，以釀患，不若處置得宜，以消患。土婦奢世續，爭官匿印，主以惡目閻宗傳，助以惡婦安堯臣，屢煩文告，不聽，再發明綸，不服。朝廷是以有

擒勦之令，爲追印也。及印已獻，宗傳已降，局可結矣。

此印擒首

蜀撫猶欲移兵堯臣，黔撫難之。一時建議者，亦謂無兵無餉，勦之不便。朝廷是以有撤兵之令。夫撤兵是矣，而專歸之無兵無餉，臣等切以爲未盡。撤，何也？以蜀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不惟無意於鎮雄也。方

寸之印明請改鑄，豈不被奸謀而省事端，蜀計不出此而急急故印之求，若以印爲兵端者，故印獻而兵不休，則不能忘情於安氏之驗也。堯臣實欲有鎮雄之地，故贅隴婦冒隴姓，因垂涎隴爵，非一朝夕故矣。

西矣。

堯臣和青螺疏堯臣實不敢留鎮雄希于水。

日爲緩師之智，始黔撫曰願退也，頃據蜀撫揭堯臣實無退意，則不能無意於鎮雄之驗也。夫蜀而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而不能無意於鎮雄也。懷邾者日加之罪，徼功者日挑之釁，挑矣必至於徼，徼矣必漸至于逆，其勢不至艸雉禽獮，如楊應龍之續不止，惡

乎論無兵無餉哉。今日只當以義理論，不當以時勢論。故臣等亦云西南不宜兵有三，無兵無餉不與焉。

昔成祖怒田氏之煽禍，密遣按士取其二兇寂然。

堯臣之煽水西亦不煩用兵黔抵呼之即靖

無譁，堯臣小豎子耳。至欲訕兩省之力而合討之，何

耳

不武也。則不宜兵。安氏世效恭順，堯臣兄弟有功於國，今驅堯臣而兵之，不得與閩宗傳待以不死，且以鎮雄之故，波及水西，而遽斬其祀，何以服四夷乎。則不宜兵。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不謙，謂之捐忿之師。今兩撫不相下，明乎不能戮力。

必矣。則不宜兵。然第曰不宜兵而機宜坐失。卽今日

撤兵。仍伏他日用兵之根。終是西南不了之局。此何

○此○野○之○爭○以○播○州○故○耳○

可。艸艸也。臣等請先責蜀黔而後及處置之略。可乎。

方征播報效人。知爲隴澄。不知爲安堯臣也。今日反

面相讐。乃始名爲安堯臣耳。不名爲安堯臣。不見爲

貴州土舍。篡據鎮雄之罪。顧堯臣入蜀。誰縱之。而又

誰聽之乎。查土官事例。嘉靖二十三年題准。土官土

舍嫁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遺害地方。每季兵

備道取具甘結。故違者聽撫按從實具奏。兵部查究。

是堯臣之贊例所禁也。弘治十三年題准，土官襲棒
其通事把事人等，撥置不該承襲之人，爭奪讐殺者
俱問發極邊烟瘴地，而克軍。是堯臣之請襲，又例所
禁也。夫不宜婚而婚，不宜襲而襲，與不宜聽而聽。一
則縱虎逸柙，一則養虎遺害，黔固失矣。蜀亦未爲得
也。且堯臣犯例而婚，而請襲，而又立功，芳餌旣不肯
吐，重盾又難卒悔，前人驕之，陷之，後人磔之，魚肉之
此適足促之使亂耳。藉曰論帖有反狀，不可不問，不
知偶語可封，交關之書可焚，王者所以定傾已亂，改

不必小小思讐之較量也。故今日平定西南當以撤兵必責之蜀而以退安堯臣必責之黔明旨曰安堯臣聽選遙授職銜爲孔御史有赴京之議也。今予臣不任事者亦謂之遙授恐堯臣聞之愈益惶惑則宜俟其退而予之爵秩任事酬其平播之功所以安其心。明旨曰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蓋杜安氏之篡耳。第隴氏已無後矣又何求焉。堯臣變詐多端不令所親信者冒之必利其非隴氏之種者奪之爭豈有已時乎。鎮雄宜改土爲流以其地歸之朝廷所以

吹上爲流言之甚易行之甚確

絕其念、如堯臣執迷不返、責令閻宗傳立功自贖、以計購之、再不返而責令安疆臣大義滅親、以族保之。是又所以窮其情、凡此皆着落黔撫、臣等非寬蜀而難黔、以黔撫恩信足以服安氏兄弟也。伏乞敕下兵部、咨行四川巡撫喬璧星、貴州巡撫郭子章、大破藩籬、共諧國事、蜀撫母曰、兵力旣集、盛氣難降、苟違明旨、雖功亦罪、黔撫亦無日、負擔將弛、苟幸得代、倘貽後患、雖去猶及焉、總之完一臣之局、抒兩省之難、亦所以保全安氏也。

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陳一得以裨國計疏

時政

四弊

臣自惟才能黷淺罕所表暨頃循六科差次奉命督理巡青其不稱任使之狀臣所自知茲幸竣事得代矣是役也於點閘而見虛糜之可惜焉於編審而見賂賂之堪憐焉於舉刺而見催科之難辦焉於查盤而見積貯之若掃焉臣亦既隨事殫力三疏陳請矣然點閘編審查盤任勞任怨事也臣職掌在躬天日在鑒勞瘁不辭怨讟安避若舉刺則怨也而兼任德

臣有軒有輶，何愛何憎，卽歸怨由人，臣必不敢任德。蓋有成車愛鼎之意焉。顧此猶臣所得爲耳，其有一二事宜，諸臣所未及言，或言而未及施行者，必藉

皇上威靈，始可布諸令甲，臣不敢嘿也。謹臚列其議以備採擇。一曰牧地之清查當議。夫牧地自放青而外，悉議徵銀矣。初年一歲所入，猶得七萬餘金，以佐軍興。嗣後丈量漸失其額，而考成僅存其名。民屯莊田，溷淆易而清理難。水旱災傷，拋荒少而影射多。膏腴歸於私室，籽粒耗於公家，所從來矣。臣考會計錄

載嘉靖年間實徵牧地二萬一千七百餘頃，徵銀伍萬二千八百餘兩。比之初年減矣。萬曆十年實徵牧地一萬九千七百餘頃，徵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比之嘉靖年間又減矣。十九年而科臣吳之望具奏實徵牧地一萬五千五十餘頃，徵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比之十年又減矣。今去吳之望時又十有餘年，其間隱占湮沒當亦不減於昔。第從來未經清查，誰知增虧確數。臣愚請以萬曆十年都御史吳兌所丈爲原額，嚴行各州縣逐一清查。原佃幾何，新墾幾何，荒

蕪幾何實徵幾何。母惧失額之罰。而襲虛名。母逋逋賦之議。而累窶戶。母飾災傷而遺萑葦之利。母掩成熟而資豪右之肥。將增虧可得具知。而地畝旣清。徵輸必裕矣。二曰內商之供應當議。夫爲王之民。孰王之役。分也。豈其輦轂之下。獨有無役之民。乃驟聞編番。舉國若狂。甫被僉役。閤室對泣。富者請託。貧者淹禁。緩則鼠伏。急則姪經。觀此愁慘之景象。豈是太平之黎民。此何故。則兼役之爲累也。先年御馬三倉。商人辦納料艸而外。猶得少休。萬曆十七年。科臣楊文

煥題令御馬倉帶辦供用庫中府塲天師菴帶辦酒醋局而商人之有兼役自此始也。宣慶時有盈絀民亦旋有苦樂且也督之以二戶部未免一柄兩持總之以數太監殆類十羊九牧倉塲方比庫局復迫正額未完雜費更急如是者而商困矣是以乘編審之初與戶部約諸商有應議處者查確移文知會而該部移文議免者在內三倉者十七在京五塲者十三在馬牛羊二十四房者十一則內商之苦可知矣臣愚請如先年例倉塲庫局各宜分析乘此錢糧未完

戶部請商之曰、亟宜分命諸商、足用而止、責令各辦、應得錢糧、不相兼攝、商困庶其有瘳乎、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策無急於此者、三曰有司之類解、當議蓋聞道州刺史、甘心于下考、內史百姓、惟恐以毀聞、則程吏于催科、非古也、况夫徵收已完、該府不卽類解、責將誰諉、據冊有稱、該府報完矣、未言收貯何處、其真完耶、有稱現貯府庫矣、未審僉解何日、其真貯耶、未貯耶、又有曾經解兌矣、却未明註冊中、其真兌耶、未兌耶、臣遠以爲未完、顧其守若令、俱表表稱賢也、

是非採輿論而荐之、該府誤循良多矣、至于賢否文冊、時有舛訛、如開州知州張之厚、本見任也、履歷造二十九年終止、高邑知縣金四科、已加州銜也、不言加陞、何州饒陽知縣王一龍、蒞任半載也、冊內尚未書名、此又在守令中表表稱賢、臣若以輿論荐、是以該府之誤復自誤也、姑已之矣、臣思其故、錢糧之完逋、不關該府之痛癢、守令之激揚、不關該府之榮辱、以故玩愒相習、漫不經慮、無足異者、臣愚請下令申飭、凡州縣徵完錢糧、該府不時類解、務在年終齊足、

仍照查叅事例、知府及署印府佐一體舉刺、卽不足爲二千石重輕、而規條一新、人心知惕、部解有不如期者、臣不信也、四日京糧之收放當議、自兩道裁革而後、京糧仍屬巡視科道、良有深意、頃緣職掌不明、收放不復開白、而此項遂爲太倉中物矣、部論部解不前、支給不敷、卽爲稍有存積、往往留濟別項之急、故上之重予若慳恤焉、商之頻告苦乞與焉、商柰何不困、蓋臣嘗巡視光祿矣、一切應放、庫官先期報聞、科道未至、該寺不給、啟鑰事竣、而科道手自封識、蓋

其重也。同一庫藏，同一巡視，何獨於京糧而屑越？若是二十九年，科臣張鳳翔題議陪庫官專主京糧，以杜私借，計慮非不甚周。該部竟亦議罷，何也？說者謂此項一歸巡視，有不便於該部者，一謂借支與報羨也。不知果有贏餘，明借何妨？果有奇羨，明報何妨？陰有所諱而陽阻之，是謀則臣不知矣。臣愚請如光祿寺例，允解銀至萬兩以上者，科道官親詣該庫收，其放亦如之。第該庫正陪交當責成，不宜專責陪庫耳。如此既得酌其出入之數，亦併知其盈縮之由，則巡

視重而欽命愈重矣。諸如此類，臣非好爲議論，以滋繁擾，獨念此日何日，廟堂捉襟露肘，閭閻剝肉療瘡，時已趨于積弱不可支，巡視諸臣一歲之中，又數數易，卽有更張，人且逆旅視之，其誰有堅決必行之心。此亦積輕之勢也。當積弱之時，處積輕之勢，自非時有敷陳，其奚以祛宿蠹而貽諸永久。臣故不揣愚陋，摘議其急且大者如此。

邊防難於宣大，急於薊鎮，敬陳末議以備聖

明採擇疏

宣大薊鎮虜情

頃者秋高馬肥，胡兒思逞九邊無處不防，亦無處不嚴。臣等獨難於宣大，急於薊鎮何也？虜王物故正值胡地改葬，我處置得宜，更爲嚮順，不則徒弃前功且生後衅。此日間不容髮，他年悔將噬臍，宣大則洵難矣。臣等竊嘗料之，俺酋報德於孽孫，娘子獲盟於三世，蓋天心之有在，亦胡運之將衰也。額渠屠耆之專，旣不效於往時，烏禪稽候之謀，亦未兆於今日。五路貴則介第，國人必有爭立之謀。素囊親則愛孫，酋婦必主廢嫡之議。若乃板升通虜，非有閹說趙信之狂。

圖班白窮首定無呼揭車犂之遠志况我邊吏不警
示春秋還師之義卹典從厚昭大漢問死之仁虜方
此首之立非虜端本意故數年而未決然于中國
懷德畏威不暇而何歿之不堅惟是設刺之軫早旋
亦無害也

扯力之統斯續是在該鎮督撫亟圖之耳若夫薊鎮
肘腋神京咽喉虜穴伸縮動係安危通塞關乎利害
所賴三衛世受豢養作我藩籬使其輸誠內向虜豈
能越松亭爲寇哉奈何徑路尋撓諾水多寒率利漢
之財物甘作虜之嚮導己巳幾危社稷庚戌再撼陵
京癸亥飲馬於通灣丁卯鳴鏑於界嶺三衛之爲害

所從來矣。而首豪長昂。籍花當之餘威。懷飲克之遺恨。雄長之兇。結連二虜。其爲我害。殆有甚焉。花塲谷未厭雄心。青山口復張狂。至於去年。糾宣虜之東。犯甘心阻貢。以彰其逆。又乘尤師之西移。藉口收將。以避其名。今年夷書一紙。尤屬可異。若非復班白之賞。以伸香火之情。必是緩督撫之師。以這包茅之間。此適足以明去年勾虜之爲真。今年革貢之尤怨也。蓋首之齒長矣。邊防人情所經閱熟矣。一捨可當十年之貢。九罰終出二賞之餘。故夷俗有言。賞不若捨。

九九〇四四〇老の哭の痛の有〇犯〇則〇罰〇前〇以〇九〇爲〇紙

宜乎爵秩不能結其心。金縢不能飽其欲也。故遼左之宰酋。不足以當雲中之五路。套海之火落赤。不足以當薊鎮之長昂。臣所謂薊鎮尤急者。其急此酋哉。夫賞不如搶。要使夷人樂於趨賞之利。而果於避搶之罰。謂宜守城圍吏。毋利虜一物。毋收虜一人。虜能保塞三年。陵京無虞。量隨閱視加賞。它鎮毋比爲例。其額賞毋輕言減縮。及勒予粗糲。以虧先朝作外藩之意。如此則樂於趨賞之利矣。再誠三衛亦毋畧漢一物。撲漢一人。如仍前擾邊及闖出爲奸者。必永革。

其賞。毋得姑息。甚者申搗伐之令。毋藉口險阻。掩先朝屈烈。河虛頭山之烈。如此則果於避捨之罰矣。又明二哨以伐謀。密五間以離交。修入事以責實。選三輔士著以實其伍。蒐九邊將材以盡其用。薊門之計始爲完策。長昂雖狡何患焉。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奉勅高淮李
成梁趙楫

今舉朝蒿目遼事者。類以建夷爲隱憂。是固然矣。然不悉其所以受病之原。雖欲自強自固。其道無由也。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成梁題

三十七

古未有窟黨盤據。而外侮不至者。亦未有後患未消。而殊鄰畏威者。故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稅監高淮。本市井亡賴。有妻有子。少時包攬崇文門稅課。深知稅之有利。故賄買奸弁代奏。抽權遼左。又鼓弄神術。溷稱鎮守二字。藉此恐喝將領。刻削軍士。年來借稅殺人。贖貨無厭。陰蓄夷丁數百人。戰馬數百匹。糜費無筭。諸臣明知而不敢問。此可駭也。且名馬參貂。產自建州。淮不但騷擾驛遞。凌轢軍卒。每借口交易。輸情外夷。起窺伺之謀。招侵侮之漸。而淮因欲以

消其平日之技癢。淮之罪罄竹不足書矣。豈止前也。激變一事已耶。淮自言不早撤人終籍口。不知宋人靖康之禍。借口童貫。近世庚戌之變。借口仇鸞。中人生事邊庭。萬年唾罵。古今一轍。不獨淮也。淮既知此。何不蚤求罷免。必待衆怒難犯。始將家私寶貨。搬回私第。龍窩爲圖歸計。晚矣。龍窩本名打狗屯。淮改今名。此其意可勝誅哉。近據人言。咸謂高淮之橫實藉中。兵李成梁之勢。故每見成梁。輒呼太爺。稽首俯伏。而成梁於淮亦以兒子輩畜之。彼此以權力互援。微

高淮之力。馬林必不得去。成梁必不得再來。登壇徹成梁之力。高淮必不得相載於遼。人必剗刃淮之腹中。兩人深相結。遼人逾不可支矣。謹云。遼人無腦。皆淮剗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成梁代剗之。代吸之矣。試觀淮叅巡撫。叅巡按。叅前總兵。而獨不叅成梁。意可知已。巡撫趙楫。雖不與高淮比。不能不與成梁相和。每見成梁等所爲。亦嘗心知而竊嘆之。然李氏氣。酸薰灼。已成難更之勢。無但從吏稅使。漁獵軍食爲然。旣撫臣咨用將領。守操以下。何嘗不閱白總鎮。

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隸耳。甚至撫院之去來，或憑其愛憎，撫臣欲不聽其所爲，不可得也。尚安能自出一局面，擒王拓土，如張學顏、郝杰諸臣所爲哉。此遼左大壞極弊，有識者徒仰屋竊嘆，無可柰何。蓋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撫鎮合揭，欲乘朝鮮之亂，取而郡縣之，舉動益屬譁張，朝鮮背違。明旨廢長立少，罪誠有之，然不至如蓋蘇文之弑君也。不過遣一介行李之使，諭以文告足矣。何至以大國行掩襲之計，博唐文皇難成之功，與李世勣得民之役，且無論內

有積弱之形。外有方張之寇。顧昔何以煩四海之力。而振其急。今何以逞一朝之忿。而利其有。是役也。廢

必係建矣

先王耀德之訓。失天朝宇小之仁。傷中國外夷之體。

欲圖鮮國而假手于宰也

撤畿輔藩籬之衛。成建首漁人之功。長邊庭尾大之

危。重內地虛耗之災。違春秋恤死之義。臣愚斷斷以

爲不可該撫鎮。且欲爲據鞍之勇。引疾之諱乎。朝

廷無此舉動。而中小輒誼傳焉。此非二臣耗於智而

疎於計哉。臣初猶過望。二臣以經理建首。而今乃知

其無能爲也。豈惟無能爲。且慮其堅外夷之交。促財

腋之禍必自此始矣。伏願皇上速罷高淮，盡蠲遼稅。趙樞足疾，宜准回籍調理。或俟痊日起用。李成梁耄矣，既不顯斥，亦宜撤回歸老京師。毋再延緩，使遼事一旦決裂，不可救藥。其巡撫總兵宜擇才望忠勇，強有力者，刻期往代。及早責成，則遼事尚可爲。而安畿輔以安宗社，計莫先於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